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七

雜文七

富貴主人文

昔人逐貧送窮之作皆以貧鬼致辭譏訶不少  
貸而富鬼則不及焉孫樵逐痞鬼文列四鬼之  
目曰諂鬼曰矯鬼曰巧鬼曰錢鬼是四鬼者皆  
富鬼之族類儔黨也樵既知富鬼之情狀而擬  
諸其形容矣又欲招之以文富鬼故不好文幾  
其與子墨作緣亦真甚矣乎余里居食貧峭獨  
自憇時聞大冠擲揄聊述其語爲富貴主人文

知富鬼之不可招故安于其責而不慙也意略  
與樵反其辭曰翰林主人索居暑夕月在南斗  
明河垂席雲物輕鮮人影單隻倚仗徬徨瞻睇  
四壁有聲愴然若咳若息若啼而厲若愬而撻  
喜喜出出音聲四射傾聽不明掩耳逾噴曰余  
爲富鬼百鬼之王暫舍富室薄游窮鄉過子之  
門有如琢冰門神冷落戶鬼凌兢入子之室徒  
有憂滿竈君辭突厠鬼去溷退筆成冢殘編滿  
家繳不人後癖必人過撫已咄咄視天夢夢保  
此四極御彼五窮凡今之人莫如富厚百爾具

瞻上帝所右鬼猶求食人胡弗走不親而懿匪  
昏而媾借其餘光逐彼遺臭彼翔我趨彼植我  
俛彼噉我甘彼灼我灸衍衍飲酒乞乞禦寇惟  
力是視遑恤我後我有顏面無獲其皮劈背析  
頰逢彼之宜彼笑未色我解其頤彼方曰咨我  
蹙其眉賜之餘瀝匍匐叩稽不比臣虜况乃等  
夷我有話言沓口岐舌鴟夷滑稽瀾翻轉折嘍  
嚶嗟乎附耳未絕陳見困誠誓死流血退而屏  
人偶語憂憂轉喉似暗出氣復咽哿矣富人入  
而後說爲臣則忠作婦斯哲齒牙輓轡骨節嚮

卷口承餘竅唇嚙足汗尻高首下肩聳脇穿刺  
肉折俎剝膚肆筵見金則攫有恥必捐子不醜  
窮人誰子妍脂膏却潤捷徑碎先人敝官冷有  
地無權資人莠口博人鈍顏搖唇抹撮背面結  
鉗魯冠越棄夏箠冬懸咎譽遷隨彼何有焉富  
而可求伐柯有則彼其之子亦既弋獲善事官  
長伺候顏色結交駟獐厭飫酒食妻子躄慮僮  
奴并力如牛之耕如螿之賊囊積充物子貸滋  
植大冠如箕項領成飾鄉老稱愿兒童嘆息子  
胡自苦坎壈失職用我之言易子之求迴馭弭  
節師彼前修鴈鷺爲羣稻梁是謀挪揄屏息樓  
裂奚憂僂置筆札辭去交游願就幸舍爲子持  
籌主人聞之閔默隱几煩寃填臆唧嘈聒耳宿  
醉方醒夢寐未止回腸傷氣屏營徙倚曙光解  
駸晨露沾灑欠伸久之晞髮叩齒左顧丹鉛右  
命圖史忻忻樂康忘其所以富鬼喟曰不可爲  
矣撫膺高蹈不顧而起

楚女對

楚之南有季芊者美而惠弱不好弄善女紅授  
女誠列女傳書笄而適于某氏不苟訾笑久之

舅姑弗善也其叔妹妯娌咸疏遠之其夫憐之而弗敢曠也里有夏巫氏者極醜無雙曰頭黝顏深目曷鼻齜唇結喉旁行螭僕手不識刀尺目不辨結縷俛逐與人合無道涂溷廁擇焉行年五十而後嫁好淫不衰其夫固知之久之其舅姑安之其叔妹妯娌交譽之其夫亦弗忍絕也夏巫氏時引鏡自笑曰吾之美與惠世固無有季芊何爲女子有辭家者過夏巫氏夏巫氏必祝之曰肖我肖我而笑詈季芊不絕口隣女有習夏巫氏者問之曰子固里之不售女也子

何賢于季芊夏巫氏曰我善嫁隣女曰季芊實先子行何謂善嫁夏巫氏曰非此之謂也季芊之嫁也一嫁而已矣善嫁者無不嫁也里之人貴顯者吾嫁門第焉富厚者吾嫁貲焉賈者吾嫁鬻販焉飯脂洗削者吾嫁奇羨焉傭保吾嫁直焉奴虜吾嫁桀黠焉椎剽賊盜吾嫁藏焉丐乞吾嫁殘羹餘瀝焉吾十指如懸錐而衣食嘗有餘且以奉吾舅姑叔妹而蠱吾夫焉季芊之一嫁也此不嫁之精者也故曰我善嫁隣女曰然則子何以無淫名夏巫氏曰我善淫我非好

淫也污其身有利于已則爲之也利我者以我  
專利也不好淫淫我者以我尚淫也不謀利我  
是以食淫利無淫名且里之人老者吾假女焉  
孤孩者吾假母焉壯者吾假兄弟焉皆假物也  
向者吾嫁亦假也吾有淫黨而無淫人誰適名  
我故曰我善淫隣女曰是二者則誠善矣如醜  
何夏巫氏曰頭白因而爲廣髻顏黝因而爲玄  
衣因深目而視下因曷鼻而眉蹙齧唇結喉因  
而爲囁嚅旁行螭倮因而爲磬折人惠我而愛  
其醜也久而漸忘之且歸美焉季芊洵美矣雖

然季芊不善爲美而我善醜以我之善醜易季  
芊之不善美則季芊之稚齒媿猶天人也雖  
鳴之發于餘竅猶芷若之紛郁以口承之不暇  
矧敢笑且詈之耶隣女歸以告季芊季芊穆然  
不應楚王聞之曰嘻是國之無教令也乃命施  
夏巫氏表季芊之閭以爲女宗

### 書武林禳夷事

今年春王師分四道討建州夷三道敗沒殺我  
一僉事二總兵中外大震武林諸山浮圖有律  
行者相率然燈禮懺告哀于佛諸大夫士相焉

或曰是詛之也秦嘗詛楚王熊相是匹敵之禮也或曰非詛也禳也禳之之義何居周官大宗伯六祝六祈則掌之太祝侯禳禱祠之祝號則掌之小祝以迨于司巫女巫各有事守凡以寧風旱彌災兵國有大故號呼于神以求福也夫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也當周之盛時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六卿分職各率其屬時和年豐天無烈風陰雨白雉鬯草之貢至自荒服國固無風旱裁兵之足虞其有之則其所召致感應者不在人也 是故一則曰以事鬼神示再則曰

以同鬼神示德之休明人無不和而天神人鬼地祇或有不同不和則六癘之自作聖人得以索而治之然而用牲用幣祈嘑告哀不敢專用攻說從事求乎陰之道也 治世浸遠五行之沴滋多風旱災兵劫運促數而大雉氏之教始盛其所以弭災拯難升幽陟明固不遠于周官之法則亦聖人所不廢也 今天子深居法宮久道化成建州一隅伏屍流血干犯和氣六癘之自作不歸于人鬼神地祇之不同不和而誰歸與周官之制度蕪廢侯祈禱祠之法已不可

攷見不告于大雄氏而誰告與雩祭之用女巫也歌哭而請今建州之裁豈直旱暵與浮屠之禮懺也其唱嘆不比于歌其悲哀不比于哭與舉國之人皆莫適爲女巫而浮屠焉代之是不亦亡于禮之禮與然則大夫士之相之也何居曰吾聞之浮屠有護真者瓦孟草食守木义如金科斯律行之表也率護真之道以之爲臣必不以持祿養交罔上以之爲長必不以苞苴竿牘漁下以之立朝必不以諭訛噂沓賣友雖棄氏毀髮固天子之寶臣也大夫士之相之也宜

或曰是舉也大夫士請之浮屠鑒其誠往焉爲大夫士者里居而抱疆場之憂匍匐稽顙告哀于佛其進而謀人之軍師邦邑又何如也侯喜者唐之處士也劉逸淮之亂作吊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訴李翱曰誠之至者必上通上帝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劉逸淮竟死然則佟夷之死且亡其有日矣書其事以俟之萬曆己未夏四月

節婦文氏旌門頌

有序

洪武七年春三月甲午 詔旌吳縣民妻守節



者三人姚榮三妻黃氏旌門在吳縣之閭門里  
其實錄中後二百四十二年吳縣有姚節婦文  
實榮三七世孫汝轍之妻巡按御史請得表署  
其門如黃氏 制曰可于是符下有司行事所  
旌門亦在閭門里綽楔相望焉文之隕所天也  
爲萬曆庚辰子希孟生十月乳哺之餘掖置苦  
次麻與襁相襲也希孟少病嗽齒擊乳迸迷離  
枕席閒不辨血漣中更家難覆巢完卵艱危萬  
狀萬曆乙卯孀居三十有六年與被旌典希孟  
旣以春秋舉於鄉有聞望矣媿烈則繡黼娘賢

則珪璋煌煌乎圖史之遺則 聖朝之盛事也  
黃之被旌故史臣蘇伯衡作旌門頌旌門之有  
頌古無聞焉自伯衡昉也其亂曰嗟臣事君猶  
婦從夫凡百在位曷鑒曷圖伯衡當開國初去  
僞吳僭竊未遠其告誡臣子者甚備承平以來  
偷玩滋有惟茲閭門通邑大都乘軒列駟過姚  
氏之宅里者道相逮也其亦有下車肅揖攷舊  
史之訓辭而興起者乎謙益待罪國史謹書其  
事以遺希孟俾鑿之樂石猶伯衡之志也頌曰  
我 祖建國崇獎節孝 神孫十葉風聲彌耀

徵節于吳有黃有文崇臺綽楔後先一門龍宗  
有鱗鳳集有翼維黃自誓文也是則是則伊何  
忍死立孤哀哀苦塊襁褓是扶哭摧蒼天泣掩  
黃口吳趨罷歌闔廬崩耦哀此藐孤命比垂髮  
含飴雜淚啣乳迸血靡晨匪昏靡令匪冬寒燈  
晝青朔雲夏同厥孤漸長維母作傳教之春秋  
勗以七箸鴻匹不再豹生有文是母是子達于  
九閭 帝曰俞哉媿女前烈漆書交映烏頭雙  
揭峩峩閭門甄胄之卑軒車麟麟有來至止覩  
彼赭白問諸琬琰豈無轅迴亦有顏渙嗟此婦  
嫠朝薺莫鹽旌門有仇過者具瞻天咫不遠  
皇匪爾私載高食厚云胡弗思匪瘳曷章匪誅  
曷封訓於蒙士式彼女宗曷鑒曷圖莫非臣子  
載筆作頌敬嗣舊史

節婦韓氏旌門銘 有序

崇禎三年吏部文選清吏司郎中臣必顯言臣  
曾祖父元祖以諸生早夭曾祖母韓氏年二十  
有八毀容截髮瀕死自誓力作以奉舅姑血淚  
以育孺子茹荼攻蓼五十餘年州里言其狀監  
察御史將覆覈上請家本衛籍衛弁來索賄家

人欲予之韓嚙指曰吾誓死守節若以賄得旌  
是毀吾節也乃罵絕之且死戒子孫勿復言旌  
表事臣祖承光累年外吏臣父振基數月省垣  
未獲具疏陳請臣遭逢 聖明待罪銓部敢昧  
死上聞伏惟 陛下鑒百年之苦節閱三世之  
死孝幸得表署其門如制令其自臣祖父以下  
咸死且不朽 制曰可於是草莽臣謙益舊待  
罪太史氏謹爲之銘銘曰巖巖衝關下有潼水  
注河激華龍門伊始神區帝戶風氣完塞彼都  
士女淑茂厥德有美韓姑來歸于孫嚴霜夏墜

所天不存雙雙華顛呱呱襁褓閔予幼稚哀彼  
篤老寒燈雨侵敗幃風擁哀哀血淚迸爲乳湮  
厥孤旣立母節未署伊誰抑沒韎韐注民彝  
有嘗天咫不遐挹彼注茲發祥厥家子應星郎  
孫拜夕闈曾孫趾美前光後輝乃扣帝閭抗疏  
請卹 帝曰俞哉汝表汝錫崇臺綽揆銀榜漆  
書天晶日明炤曜里閭冥冥長夜墓木已拱寒  
灰瑄飛重泉波涌 皇明如日靡幽弗燭孰云  
百年蔽此蔀屋誰謂華高母節齊而誰謂潼遠  
母節逝而誰謂衝關峻不可仰烏頭雙表遠抗

高掌舊史作銘勒諸樂石崇獎節義用詔罔極  
新安呂氏節孝旌門銘

崇禎十五年闖賊陷雒陽故南京叅贊尚書呂  
公維祺被執抗辭罵賊而死余從故篋中得公  
所詒先世節孝事狀摩娑流涕追惟宿諾乃爲  
敘而銘焉敘曰節婦牛氏河南府新安縣介村  
里人呂鄉妻也鄉死時年二十九闖戶自經女  
弟救之得免家貧子稚隣媪憐而諷之嫠面截  
髮以死自誓篝燈紡績聲淚奄然泣涕漬濕麻  
臬日亭午突蕭然無煙終不肯旬貸一錢曰與

人通財非嫠婦事也子孔學貧不能爲儒習書  
獄爲縣吏文無害能佐縣令平反孫維祺舉進  
士官吏部郎呼孔學謂曰夫子好行其德指困  
以周人之急而家輟火里人靳之曰無若呂公  
代客用窮今幸少有餘貲盍亦行夫子之志乎  
孔學傾家以贍三族澤及窮嫠母之教也牛氏  
卒壽七十有八孔學老矣號踊致毀苦次病亟  
子婦以酒肉進終不肯御豕廬泣寒風饕雪虐  
人勸之歸不可曰我先人葬母身自負土手皴  
足重繭我以孺子故弛於畚築又忍燕寢居息

棄吾母於宿莽乎里人言母病腫瀕死孔學籲  
天請代感異夢遇異人診之一昔而起兒童婦  
女爭傳其事皆曰呂孝子也天啓四年御史丘  
兆麟上其狀禮部案驗不妄奉 詔表厥宅里  
曰旌表故民呂鄉妻牛氏貞節及呂孔學孝子  
之門母子節孝同日竝旌史策所罕聞國制所  
未有也旌門之後凡十九年而有叅贊公死節  
之事銘曰 惟 皇建極崇獎節孝樹之風聲  
顯顯呂氏母子婦孺篤守天經栢舟之節白華  
之孝旁達神明一門雙闕烏頭漆書燭幽洞冥

神錫祕祉靈泉神芝誕育夏卿雒邑隳突天虧  
地圯親賢在庭食竭力盡抗辭談笑獲此利貞  
肝膽輪囷碧血不化鬱爲神靈雒陽城下思鄉  
之夢遄歸 帝京節婦有孫孝子有子惟我有  
臣天包元命國叶貞符純嘏合并卽圖立廟  
帝命游加揚芬億齡金銷石泐汗青凜然敬斷  
斯銘

金節婦錢氏旌門銘

并序

崇禎八年巡按浙江御史臣某言紹興府山陰  
縣民金某妻錢氏年十八歸於金二十三而寡

一女提一子抱截髮嫠面矢志自誓衰麻與襁  
裸相襲也血淚與乳潼相和也久之紡績以課  
弱女修脯以教稚子籲天割股以療病姑茹荼  
攻蓼克有完節萬曆四十七年卒年五十三謹  
按節婦錢氏後門寒素伶俜孤苦俯子仰姑捐  
身并命用能報稱所天全歸下地所謂之死靡  
它復生不愧者也臣牒下所司案驗不妄請得  
表署其門如會典 制曰可後三年節婦之子  
廷策謁謙益於請室請為旌門之銘銘曰 旌  
門之典備於有唐逮我國家甲令煌煌烏頭雙

闕綽楔嶙峋勸為人婦勸為人臣惟 皇御極  
崇獎節孝金寡高行門閭有耀高行維何誓死  
報夫血潼育子殘肌療姑金銷石泐丹誠不改  
琢冰積雪四十餘載鴻孤行單鸞孤影隻相彼  
禽鳥有耦有匹烏鼠同穴靈狸互雄人而無恥  
孰長保蟲閹孫塞路媪子盈朝螺肖蜾蕃廉恥  
道消持祿鉤黨如弗我克國邑軍師棄比遺跡  
皇匪爾寵爾詢爾辱小刑刀鋸大刑爵祿多  
壘盛國泄泄降災爾之弗圖亦已焉哉惟此庶  
婦習禮蘊義送往事居鞠躬盡瘁惟婦殉家惟

臣者國三事大夫云胡弗畫崇臺有仇表厥宅  
里帝庸勸節亦以明恥莫墜匪艱敵匪丹悛  
者停車赧者頽顏纍臣謙益舊太史氏作爲銘  
詩敬告卿士

雙節堂銘 并序

永樂初嘗熟民朱昌朱亮應詔徙家京師兄  
弟相繼歿昌婦錢亮婦陳皆盛年自誓鞠其遺  
孤曰良曰鉉皆克有成鉉中進士拜御史奏旌  
其門閭爲堂號曰雙節倪文僖諸公爲記傳胡  
忠安商文毅諸公爲詩與頌而前塘戴進爲之

圖此天順閒事也耳孫某出以示余余拜而展  
視絹素完好風烈如在因念二節婦之歿二百  
餘年所謂雙節堂者缺瓦斷礎不可復跡矣而  
觀者拱手歛容如二寡之危坐於此堂而肅揖  
其下也天地閒物無不敝惟節義爲可久是故  
殘肌斷脰者彌痛而忠臣節婦不替於世爲之  
銘曰二寡高行萃於一堂輕裾齊縞朱顏竝蒼  
秋稗同炊寒燈互影呱呱二孤血淚填哽鴻節  
旣伸熊丸有託惟此崇構御史所作素椽粉板  
二百餘年我披畫圖有風肅然霜棲舊礎月澹

上楹恍見二螯栗玉堅冰悍夫俯躬譁者不語  
振衣趨風欲拜堂下三槐之堂駟馬之門棟宇  
翬飛今則焉存石泐劫灰節義不隊歸然斯堂  
亘古嘗在

義冢碑銘

虞山之北繇天潭谷邈迤而下林麓蒼蔚後崗  
而面城凡五十餘晦買之置義塚焉廣二百五  
十七步修如廣之數而贏十八國民無私地域  
者與夫死於道路者則以告族而埋之叅政陸  
君仲謀實爲經始請於邑宰張侯溝封之而申

其禁令謙益謹書其事系之銘詩以告後之人  
俾勿壞銘曰帝奠九壠濟於壽仁厥類不齊札  
瘥天昏邑厲有祀漏澤有園掩骼埋胔豈惟孟  
春其維茲都邑民人所戾極熾而豐氣亂作癘  
道路不掩溝壑斯斃莫司置榻莫掌除飀其白  
骨楮柱青燐斷續瘳狗晝啤饑烏夜啄腓骨日  
燎骹股雨濯痛湛淵泉殍達墻屋其風淒晝日  
鳧語道周天寒雨濕有聲啾啾豈無蓋帷亦有  
首丘悍夫涕淚仁人以憂其虞山之陰天潭之  
陽爲扈爲嶧如防如牆宮以墮山襲以脊岡晝



丘繞還近郊莽蒼其五乃捐泉布乃植封樹乃給  
 轉櫛乃族墳墓以葬以狸以表以署既度以晦  
 又度以步其六山則再成地匪不食纍纍者墳不  
 見白日昔無席薦今有寢室革其呻喚歛彼鬼  
 魄其七告於邑宰宰曰禕矣剗隄慮終樵牧禁始  
 爰命山虞以及蜡氏部分林麓昭示無止其八凡  
 此捐瘠皆我族類我心盡傷非作而致不麇不  
 卵澤有攸漑如水斯漢如火出燧其九大書深刻  
 載此銘詩凡百君子過而眡之梧丘垂仁射擊  
 流滋岸頽城復斯冢勿夷其十

第五公畫像贊

第五公者周姓諱召詩字二南鎮江之金壇人  
 也兄弟五人皆射策甲科登臚仕公獨老逢掖  
 行又第五遂自號第五人稱之曰第五公丙丁  
 之交椽人竊枋其為之冢宰者第五公之伯兄  
 也第五公詒書強諫弗聽登明倫堂伐鼓號哭  
 祝諸生之中衣以歸未幾而卒後十餘年其子  
 簡臣介生蔚為儒宗件繫公行事謁有道而文  
 者志之于是第五公之名滿天下矣春秋之法  
 誅不辟親季友之於公子牙慶父是也其有力

丘繞還近郊莽蒼其五乃捐泉布乃植封樹乃給  
轉櫛乃族墳墓以葬以貍以表以署既度以晦  
又度以步其六山則再成地匪不食纍纍者墳不  
見白日昔無席薦今有寢室革其呻喚歛彼鬼  
魄其七告於邑宰宰曰禕矣痢隄慮終樵牧禁始  
爰命山虞以及蜡氏部分林麓昭示無止其八凡  
此捐瘠皆我族類我心盡傷非作而致不麇不  
卵澤有攸漑如水斯漢如火出燧其九大書深刻  
載此銘詩凡百君子過而眡之梧丘垂仁射擊  
流滋岸頽城復斯冢勿夷其十

### 第五公畫像贊

第五公者周姓諱召詩字二南鎮江之金壇人  
也兄弟五人皆射策甲科登臚仕公獨老逢掖  
行又第五遂自號第五人稱之曰第五公丙丁  
之交椽人竊枋其爲之冢宰者第五公之伯兄  
也第五公詒書強諫弗聽登明倫堂伐鼓號哭  
祝諸生之中衣以歸未幾而卒後十餘年其子  
簡臣介生蔚爲儒宗件繫公行事謁有道而文  
者志之于是第五公之名滿天下矣春秋之法  
誅不辟親季友之於公子牙慶父是也其有力

不能正託而逃焉衛子鮮之託於木門吳季札  
之耕於延陵是也第五公之義其在衛鱣吳札  
之閒乎初應山楊忠烈公劾閹削籍冢宰猶里  
居半夜舉火疾呼塾師之門蹴而起之曰天  
開矣戊辰冬余以枚卜被逐冢宰大喜徧召其  
親知歡宴累日冢宰幸余之廢退比於應山此  
亦余之知己也簡臣持第五公畫像屬余爲贊  
遂牽連書其事嗟夫冢宰之於余若是則執筆  
而贊第五公之像其亦公之所不吐也夫贊曰  
有珮者玉有服者緋有泚其顙色如死灰逢掖  
之衣章甫之冠不愧不忤有氣桓桓七尺之軀  
載骨負肉上天下地父母所育怒髮俯植奮髯  
旁驚云胡中道鬻彼熏腐類宮之門掛我冠裳  
長嘯闔棺我歸我藏第五之名永敝泉壤忸怩  
鄙夫敢拜公像

駝基硯銘

姚寬西溪叢語曰登州駝基島石可琢硯島蓋  
海運道也新城王季木遺余駝基硯爲之銘曰  
海島有石取以琢硯涉彼風濤登於書案世無  
淮安疇復海運晴窻摩娑使我三歎

琴銘

張生斲琴以獻范司馬余爲之銘

吳張斲桐越其祖髹采薦之高平府余系之銘  
曰清厲而靜和潤而遠此范氏之譜也

杖銘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吾與爾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將焉用彼崇禎八年春牧翁銘

又

挂百錢沽一壺登高不懼涉遠不孤策扶老兮  
擅嘉名嗟靈壽兮非吾徒

濟野關重修關壯繆廟碑銘

萬曆某年戶部黃州張君大猷權關濟野重修  
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壯繆廟奉揚 今天子之  
明命加以袞冕而屬史官錢謙益爲之銘銘曰  
桓桓壯繆環衛宸極鈞陳閣道作廟翼翼崇關  
將將神亦戾止是爲離宮作鎮星紀 天子曰  
咨咨女東南女財女賦女土曷堪鬯草闕貢萑  
苻傳警占在烏衡歲曰有肯侯眷南顧弭節吳  
地胥濤晝晏金虎夜避織筐綸絮轉運炙輶浮  
淮達河飛涌祠下舳艫晡靄帆幃參差垂旒端  
冕坐而臨之都山鐵銘長沙銅誓大庇我吳鎮

撫海澨鐵馬嘶嚙金戈後先  
然西陵舉烽郁洲如帶以報以祇民  
我三吳以奉 皇明計臣司關史臣作銘  
有賴右

集卷第二十七

牧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八

序一

皇明開國功臣事略序

謙益承乏史官竊有志於纂述考覽 高皇帝  
開國功臣事蹟若定遠黃金海鹽鄭曉太倉王  
世貞之屬人自爲書躊駁疑互未易更僕數則  
進而取徵於實錄實錄備載功臣錄籍所謂臧  
諸宗廟副在有司者也革除以後再經刊削忌  
諱弘多鯁避錯互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疑者丘蓋不言將使誰正之哉天啓甲子分纂

神宗顯皇帝實錄繙閱文淵閣祕書獲見

高皇帝手詔數千言及奸黨逆臣四錄皆高皇帝申命鏤版垂示後昆者國史之脫誤野史之舛繆一一可據以是正然後奮筆而爲是書先之以國史證之以譜牒參之以別錄年經月緯州次部居於是開國功臣之事狀粲然矣元人蘇天爵撰名臣事略疏其人若干而繫之以事不用史傳之體而宋李燾長編商訂異同舉正得失最爲詳慎謙益竊於二家取法焉古之史家必先網羅放失舊聞撫經采傳孔子行求

七十二國寶書太史公採世本國語司馬光修通鑑先令其屬官草長編今簡牘浩煩是非漫漶一無所援据而儼然以作者自命攀遷固而駕壽擘非愚則誣也謙益之爲書姑志其小者近者如掌故之籍如甲乙之簿或筆或削發凡起例則以俟後之君子斯謙益之志已矣是書經始于天啓四年癸亥又明年乙丑除名爲民賃糧艘南下船窗據几攤書命筆歸田屏居溷廁置筆越三年始告成事點勘麤畢而先帝登遐之詔至矣嗚呼謙益狂愚悻直觸忤權倖

聖朝寬仁得以優游里閭從事牘聿摩娑卷帙省念歲時其敢忘先帝之大德哉明年戊辰今上改元崇禎而書成於丁卯之八月是年十二月舊史官錢謙益謹叙

開國羣雄事略序

序錄開國羣雄首滁陽亳都者何也志創業也數月而館甥朞年而別將脫真龍於魚服之中而借以風雷傳之羽翼滁陽之於聖祖其亦天造草昧有開必先者乎元失其鹿斬木揭竿魚書狐呼之徒汝潁先鳴淮徐響應濠城遙借

勢因緣起事而滁陽位又在四雄之下彭趙徐城之逋寇也儼然踞坐堂皇指搆奔走所謂微乎微者也滁陽旣歿孤軍無倚假濠城之虛名噓崖山之餘燼用以部署東南號令天下定臺城開吳國建帝王萬世之業日月出而燭火熄於是龍鳳之君臣事業風銷煙滅杳然蕩爲窮塵而淪爲灰劫矣嗟夫安豐之擐甲寧逆耳於青田瓜步之膠舟終歸獄於德慶漢祖天授不諱受命於牧羊先武中興聊復稱帝於銅馬用是繫以年月疏其終始放司馬遷楚漢月表之意俾後世有觀焉昔張

衡上書謂更始居位光武初爲其部將然後卽真  
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然則龍鳳之號或  
亦高皇帝之所不廢也次僞天完次僞漢次僞  
夏志割據也次東吳次慶元志盜竊也天命不僭  
夷狄有君故以擴闊陳友定終焉於乎有元非暴  
虐之世庚申非亡國之君也惟其聰明自用優柔  
不斷權分椒塗政出奸佞寵賂於焉滋章紀綱爲  
之委替沙河之潰師費以億萬而敗將歸踞於臺  
端高郵之圍寇功在漏刻而大軍立卸於城下省  
院之駁議未決而航海之寶賄直達於宮中江淮  
之壁壘方新而曠林之干戈相尋於閩外馴至撫  
軍之院朝設而夕罷講解之書此奉而彼格南討  
之詔旨甫出河北而北征之師旅已擣燕南然後  
仰觀乾象而喟然知事之不可爲也寧有及乎詩  
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後之人主讀儀鑿  
之詩而以庚申爲前車雖與天無極可也書成後  
之十六年涂月朔舊史官錢謙益謹敘

重輯桑海遺錄序

余讀吳萊立夫桑海遺錄序稱淮陰龔開聖予  
所作文宋瑞陸君實二傳類司馬遷班固所爲



陳壽以下不及也余往搜癸辛雜職見聖予水滸三十六贊知爲經奇之士因立夫之言求問其所謂二傳者而卒不可得意其蕪滅不復傳人閒矣江陰李君如一家多藏書有陶宗儀九成草莽私乘余從借得之聖予所作二傳及君實挽詩序皆具載焉篝燈疾讀若聞嘆噫鬚髯奮張髮毛盡豎手自繕寫不敢以屬侍史漬淚徹紙不數行輒掩卷罷去也當似道專國時宋瑞累爲臺臣劾罷中外踐更席不暇煖年僅三十有七援錢若水例致仕而君實以乙科居廣

陵幕府凡十有六年李制置祥甫始上其名于朝當此時舉朝之視二人者猶輕塵之棲弱葉惟不得掃而去之也迨北兵日迫宋瑞由贛州勤王而君實亦以奉請留中朝廷之上始知有此兩人嗜亦已晚矣宋瑞守平江陞辭始建分鎮用兵之策朝議猶以其論闊遠書上不報至景炎新造陳宜中猶以議論不合使言者劾罷君實張世傑力爭始召還嗟乎天下方胡馬渡江翠華浮海此誠所謂中流遇風胡越相濟之時已而大臣猶用機械鉅軋人言官猶用畢牘

抹撥人首尾應和如承平時故事一二勞臣志士奮身于滄海橫流之中爲國家任難卒使之有項不得信有唾不得吐駢首縮舌與社稷俱燼宋家三百年宗廟一旦不食其所繇來者漸矣蓋非獨似道一人之故也夫勞臣志士旣得死所以報國恩而酬人望者無餘事矣獨其志有所爲而時事不可爲時事猶或可爲而坐視其必不可爲持忠入地殺身無補千載而下攬其事者欷歔煩醒天地改色靈風怪雨發作於敝紙渝墨之間而况立夫之去宋季非立乎

定哀者乎又况聖予之與君實同居幕府而身爲遺老者乎嗚呼其尤可感歎也矣立夫所輯桑海遺錄旣不可得而見而其序幸存今又得聖予二傳則其書猶不亡也余故錄爲一通藏之篋衍題之曰重輯桑海遺錄與立夫同時者黃文獻公潛作陸君實傳後序補聖予之闕逸訂新史之同異其文亦遷固儔也庸併著之新史二傳多沿襲聖予又已著于史故不復載武夷謝翱臯羽者信公之客亦以遺老終猶君實之有聖予也其遺文以類附焉若有宋之餘民

舊事網羅放失不可勝紀余藏書不多力未之逮也蓋將遍訪之好古君子如李君者以卒立夫之志焉而爲之序以發其端萬曆四十七年夏四月史官錢謙益謹叙

少司空晉江何公國史名山藏序

少司空晉江何公穉孝起家萬曆中道德洽聞蔚爲大儒慨國史之無成書也敷權典謨勾稽掌故發憤盡氣編摩數十年遂告成事公既歿其書始大行于世仲子南戶部郎九說詒書謙益使爲其序謙益竊謂公之爲是書也有三難

焉亦有三善焉東漢以後之史皆成於異代今以昭代之人作昭代之史忌諱弘多是非錯互公羊託指于微詞韓愈戒心于顯禍一難也遷固之書討論於再世晉唐之史假借於衆手今以一人一時網羅一代之事既非嵩門服習之學又無史局纂修之助二難也龍門之採世本也涑水之脩長編也述作之源流筆削之先資也今之紀載紛如其可資援據者或寡矣遠無徵于祀宋近或指乎隱桓三難也公之爲書也果斷以奮筆采毫貶芥不以黨枯仇腐爲嫌此

一善也專勤以致志年經月緯不以頭白汗青  
爲解此二善也介獨以創始發凡起例不以斷  
爛蕪穢爲累此三善也公盛年遷謫讀書講道  
無聲色貨利之好無榮名膺仕之慕專精覃思  
窮年繼晷故其著作之成就如此嗚呼本朝學  
士大夫從事于史者衆矣以海鹽之志焉而弗  
史以太倉之力焉而弗史以南充之位與局焉  
而弗克史國家重熙累洽度越漢唐而史事闕  
如此亦士大夫之辱也後有徵明史者舍公何  
適矣雖然書成而署之曰名山藏隱史名也其

總而稱記也則本紀志傳闕焉記大事則年表  
闕焉終篇則叙傳闕焉削史體也一再登庸官  
至卿貳藏棄篋衍不敢繕寫進御辟史職也公  
蓋未嘗自以爲史也謙益竊取其書讀之開天  
之創業月表具在其可委諸陳跡乎開國之重  
典丹書未亡其猶問諸故府乎朱墨之秘錄豈  
無取於是正而丹青之俗說豈無待於刊削者  
乎公之史既有成書而不敢以史自命豈徒也  
哉天啓中余承乏右坊公與祥符王損仲皆官  
光祿時時過從商略史事損仲告公曰古之爲

史者記則記書則書史則史公之稱斯名也何  
居公蹴然起謝曰喬遠固陋守其樸學藏諸鏡  
山之下傳諸家塾僭矣敢冒國史之名詒本朝  
三百年史局之羞乎余與損仲嘆此達言以爲  
美譚繇今觀之非公之道德洽聞具有三善者  
不能史非公之好學深思信而好古不能不自  
以爲史也然則今之大書深刻發名山之藏而  
傳諸通邑大都者以徵于後世則可矣其無乃  
非公之志也與

新刻十三經注疏序

十三經注疏舊本多脫誤國學本尤爲踳駁邇  
者儒臣奉 旨讎正而繆缺滋甚不稱 聖明  
所以崇信表章至意毛生鳳苞竊有憂焉專勤  
較勘精良鋟版窮年累月始告成事而屬謙益  
爲其序序曰十三經之有傳注箋解義疏也肇  
于漢晉粹于唐而是正于宋歐陽子以謂諸儒  
章句之學轉相講述而聖道麤明者也熙寧中  
王介甫憑藉一家之學創爲新義而經學一變  
淳熙中朱元晦折衷諸儒之學集爲傳注而經  
學再變介甫之學未百年而燔而朱氏遂孤行

于世我 太祖高皇帝設科取士專用程朱成祖文皇帝詔諸儒作五經大全于是程朱之學益大明然而再變之後漢唐章句之學或幾乎滅熄矣漢儒之言學也十年而學幼儀十三而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而舞象二十而學禮惇行孝弟三十而博學無方孫友視志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其爲學之科條如是而已其言性言天命也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知土神則信存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所謂知性知天者如是而已宋之學者自謂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埽除章句而胥歸之于身心性命近代儒者遂以講道爲能事其言學愈精其言知性知天愈眇而窮究其指歸則或未必如章句之學有表可循而有坊可止也漢儒謂之講經而今世謂之講道聖人之經卽聖人之道也離經而講道賢者高自標目務勝于前人而不肖者汪洋自恣莫可窮詰則亦宋之諸儒埽除章句者導其先路也修宋史者知其然于是分儒林道學釐爲兩傳儒林則所謂章句之儒也道學則所謂得不

傳之學者也。儒林與道學分而古人傳注箋解義疏之學轉相講述者無復遺種。此亦古今經術升降絕續之大端也。經學之熄也降而爲經義道學之偷也流而爲俗學胥天下不知窮經學古而冥行擿埴以狂瞽相師馴至于今。輕材小儒敢於嗤點六經。訾毀三傳。非聖無法。先王所必誅。不以聽者而流俗以爲固然。生心而害政作政而害事。學術蠱壞世道偏頗而夷狄寇盜之禍亦相挺而起。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君子反經而已矣。誠欲正人心必自反經始。誠欲

反經必自正經學始。聖天子廣廈細旃穆然深思。特詔儒臣是正遺經。進御誠以反經正學爲救世之先務。亦猶二祖之志也。不然夫豈其王師在野方隅未靜。汲汲然橫經籍傳如石渠開陽故事潤色太平也哉。鳳苞之較刻也。表遺經也。尊聖制也。砥俗學也。有三善焉。余故狗其請而爲之序。膚淺末學不揆禱昧序贊聖經。譬諸測量天地繪畫日月。非愚則狂也。溯經傳之源流訂俗學之舛駁。使世之儒者。孫志博聞先河。後海無離經而講道無師。今而非古胥

天下窮經學古稱 聖明所以崇信表章至意  
則是言也於反經正學其亦有小補矣夫崇禎  
十二年十一月序

蘇州府重修學志序

今上甲子蘇郡續脩學志成司教劉君某司訓  
劉君某後先董其事而文太史文起實爲其序  
兩劉君以爲謙益少游于學宮應博士弟子選  
亦宜有言序諸首學志之修昉于蔡司理昂而  
王文恪公序之文恪亦學之博士弟子也故以  
人才之出如范文正者望諸鄉之子弟焉而文

起之序則以鄉賢之籍人物之攷推明作者風  
勵作成之意而愾歎于吾蘇之所以重者亦猶  
文恪之志也余雖有言亦何以加諸而兩劉君  
之請不可以已則姑述其謏聞以告于鄉之子  
弟其亦可乎宋景祐初范文正來典鄉郡始請  
立學而安定胡先生爲之師當是時安定之門  
人稱于海內而滕甫錢藻范純佑輩則學之弟  
子也自時厥後居師席者如王逢之朱伯原陳  
唐卿之徒相率推明安定之教師嚴道尊英才  
輩出逮于我明蘇人士爲極盛則夫師之所以



教弟子之所以學其亦有可得而言者乎安定  
嘗患隋唐以來仕進者苟趨利祿尚文辭而遺  
經業其教授諸生一以經術爲本學者之於經  
術也譬如晝行之就白日而夜行之光燈燭也  
非是則俵俵乎何所之矣古之學者九經以爲  
經註疏以爲緯專門名家各仞師說必求其淹  
通服習而後已焉經術旣熟然後從事于子史  
典志之學泛覽博採皆還而中其章程隱其繩  
墨于是儒者之道大備而後胥出而爲名卿村  
大夫以效國家之用師以此教弟子以此學豈  
獨安定之于吾蘇也哉自儒林道學之岐分而  
經義帖括之業盛經術之傳漫非古昔然而勝  
國國初之儒者其蓄學猶在而先民之流風餘  
韻猶未泯也正嘉以還以勦襲傳訛相師而士  
以通經爲迂萬曆之季以繆妄無稽相誇而士  
以讀書爲諱馴至于今俗學晦蒙繆種膠結胥  
天下爲夷言鬼語而不知其所從來國俗巫士  
志淫民風厲生心而發政作政而害事皆此焉  
出使安定諸公而在有扼腕痛哭而已矣嗚呼  
又豈獨吾蘇爲然也哉雖然吾蘇土風清嘉文

學精華海內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在有宋時  
天下之立學自吾蘇始而安定之教條所謂傳  
經誼信師說者吾蘇士實先被之近世以來勦  
襲繆妄之學流傳四方者吾蘇士應和之最捷  
蘇之于海內蓋所謂得氣之先者也溯流而窮  
源數典而尊祖郵文詞而返經術禰安定而宗  
周孔吾蘇之人士能不首任其責矣乎朱伯原  
之文曰爲文足以貫道爲經足以通理其緒言  
具在也自唐陸中允宋王魏國二十五賢以下  
其芳規具在也以會文定之文章而六經閣之

一記不能不屈服于浙帥古之人其明經而窮  
理如此其深且篤也反而求之吾鄉之子弟其  
有餘師也矣不然斯制之修也搜採遺文考見  
陳迹以爲是學之文學掌故而已先之以文恪  
重之以文起不啻錙于申之而兩劉君又諄復  
于余之贅言何爲也哉是志也成鄉人子弟來  
游來觀因余之言有所考問而興起焉奮乎百  
世之下文定之風烈與安定之教思若將旦暮  
遇焉余少應博士弟子選今且老矣庶幾有辭  
于鄉之子弟而兩劉君風勵作成之意亦不徒

也哉

鄉約序

建德宋侯來令嘗熟豈弟明允暮年而大治修  
舉鄉約申明 高皇帝諭民六言以訓于蒙士  
反復訓解鏤版頒布期于家諭而戶曉焉鄉約  
之制莫備于周官周官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  
而賓興之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 高皇帝  
之諭民所謂孝順父母六行之首也尊敬長上  
六行之二也和睦鄉里則睦婣與任恤兼舉焉  
而繼之曰教訓子孫各安生理無作非爲大司

徒以鄉八刑糾萬民其七曰造言之刑其八曰  
亂民之刑造言者訛言惑衆亂民者亂民改作  
執左道以亂政皆不安生理務作非爲者也周  
官於六刑之外加此二刑故 聖祖亦諄諄戒  
諭焉然大司徒之六行八刑 聖諭以六言蔽  
之大哉王言比之周官蓋尤簡約而著明矣地  
官之屬鄉大夫之職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  
退而頒之于其鄉吏州長黨正族師各掌其教  
治政令月吉則屬民而讀法今吾宋侯之所修  
舉者謂非周官之遺法不可也吾里之人尚深

念侯之德意無以空言愁置之哉昔宋文憲既致仕高皇帝賜詩有訓人法度之語而春坊司直郎汪叡罷歸又爲語飭戒使知鄉鄙所繇嚴憚余官侍從日久浮沉竊祿無補聖朝今且將退而老矣推侯之意以告于里之父老子弟固余之事也是爲序

取節錄序

取節錄十卷容城孫奇逢字啓泰之所輯也以史家凡例取之則忠義壹行孝子烈婦之屬居多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見所聞居多甚矣啓

泰之長子取節也啓泰生于北方與定興鹿太嘗伯順偕游于吾師高陽公之門公器之曰吾四友之二也天啓中逆奄亂政伯順從公于關門奄所遣刺事者旁午帳下公每厲聲訶問你家老公云何不少假顏色奄遣人屬伯順通慙懃于公伯順叱去之甲子之秋公疏請入覲欲有所建白羣小訴于奄謂公將興晉陽之甲伯順爲謀主伯順弗顧也當是時桐城左僉院嘉善魏給事長洲周吏部先後逮繫其子弟僣從閒行晝伏莫敢舍者啓泰與伯順之父太公子

化麟及其門人張果中兄弟通行爲之囊橐燕  
中好義者十餘曹受啓泰太公部署或捃撫橐  
餽或奔走刺探烏舉烏集若漢之期門左嘗督  
學三輔太公設旆立表于門曰釀錢救左提學  
者輸此鄉人投匭者雲集左旣考死則又按籍  
俵散江村之地舉旛旗而擊鼙鼓不畏奄知奄  
亦竟弗知也余以枚卜被訐伯順言于蒲州當  
爲上力言分別兩人是非蒲州囁嚅不能決  
伯順誓不復見蒲州伯順守定興抗節死虜余  
被逮過白溝果中迎謂曰太公病矣遣其孫候

公于此去才兩日耳余獄急權臣趣殺之啓泰  
果中輩借貸醜五十金詒余且曰社稷有靈必  
不爲左魏之續公母恐也茗上茅止生屢急難  
客啓泰署其室曰北海亭啓泰不應徵辟危坐  
亭上朱黃甲乙著書滿家要之不離取節者近  
是余讀爾雅戴斗極爲崆峒其下曰幽都古稱  
其氣角立其風精悍逆奄之時乾兒義孫錯列  
朝著吾師與伯順屹如狂瀾之底柱而太公啓  
泰輩蘊義風生魯衛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  
蓋僅有存者天官書言中國山川東北流尾沒

于勃碣吾師與諸人其亦斯世之勃碣也與世  
衰道微廉恥滅熄臣叛其君子逆其父士賣其  
友弟子背其師皆失節之屬也楊焉之治河也  
患底柱而鑄之忠臣義士其爲底柱也亦大矣  
扶持長養之猶恐不足又從而鑄之鑄之亦如  
底柱之沒水中終不能去而世之爲楊焉者未  
已啓泰之爲此錄也其將以是爲底柱乎抑亦  
致戒于患而鑄之者乎嗚呼其尤可嘆息也詩  
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余嘉啓泰之有而似之  
也爲序之如此戊寅中秋望日序

建文忠編引

吾郡朱鷺白民好談遜國時忠義搜訪五十餘  
年撰建文書法余爲上之史館長洲陳公允又  
輯建文忠編蓋撮舉其尤者其表章忠義闡幽  
表微之志一也公允素虔事關壯繆侯謂侯已  
膺帝號宜于史外起例作本紀以張之夢壯繆  
降于榻前飄鬚戟手鄭重誣諉文旣成而貞珉  
湧見豐碑屹立龍幡負巋然于端門閣道之  
間若有邪許佑助者人言壯繆護前呼同列爲  
老革罵孫氏爲貉子何庸徼措大之筆端以爲

寵靈余以爲不然忠義之在天地無古今無久  
近壯繆之于先生遜國諸臣之于少帝人心天  
日豈有兩哉公允一老逢掖矢心于忠義若此  
與天地間神明正氣丹心碧血往來陟降如磁  
引鐵如燧取火壯繆之馮而鑒之宜也詩不云  
乎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公允之言神聽之矣世  
之公卿大夫其言足以熒主聽劫國論固未必  
神之所聽也夫豈惟不聽而已莠言自口神以  
時恫譴與怒將隨之嗚呼可不懼哉丁丑嘉平  
月書

南昌趙氏族譜序

南昌之趙氏出於宋魏悼王廷美其始遷于鍾  
陵爲別子之祖者修武郎續之與忠翊郎緒之  
也魏王之子十人其第四子曰追封廣陵郡王  
德雍諡康簡熙寧中用太嘗禮院言封康簡次  
子承亮爲秦國公奉廷美祀贈樂平郡王諡恭  
靜恭靜第六子曰高密侯先整高密第九子曰  
贈金紫光祿大夫叔坦修武忠翊則光祿第四  
第六子也靖康之難自杭徙進賢縣修武居縣  
東忠翊居縣西相距十餘里及營兆域修武居

東而卜西忠翊居西而卜東相戒後世子孫歲時上冢趾相錯也自時厥後苗裔日繁而書詩之澤益衍至汝偁公文行鬱藹不應徵辟與里中四賢齊名譜云進賢改井爲邑自此始進賢故晉鍾陵縣徽宗崇寧二年以南昌縣進賢鎮升爲縣當修武徙家時進賢升縣已久譜之云吾不能徵之也勝國初古濟公徙南昌之白塘迨嗣胤公又徙于忠孝鄉墮山夾澗風氣鬱盤聚族而居燈火相接弦歌洛誦之聲洋溢乎西東趙于是乎滋大嗣胤公九傳爲封比部公應

麟潛德弗曜以發其羸于參議公參議公論次先德釐正支庶作家譜若干卷且撰譜略一通寓書謙益使爲其序焉謙益嘗考宋之宗室太祖太宗魏王之子孫最爲蕃多以魏悼王下言之淳熙八年凡七千二百九十六人而嗣字行未見數世系表亦莫得其詳也則豈非播遷之後大宗正司及西南外宗正皆移以避狄又有散而之四方如修武兄弟者而宗司所掌籍牒錄圖譜之屬遂因是以淪亡失次與今南昌之譜歷十七代服屬井然可以舉僊源類譜之遺



而補世系表之缺不徒有關於家乘而已也參議公之惓惓于譜事也所謂能識其大者與當魏王貶死房州子孫惴惴懼不得比于氓庶及乎二帝北轅諸王駢首就僇太宗之後十不存一而修武兄弟卒以魏王之世系避地得全盛大蕃衍引之勿替由此言之天道之屈信往復豈可以一時一曠計哉參議公志節鯁介由吏部郎出參外藩其修是譜也循覽太宗魏王之後參觀于天人之閒豈惟不忘其先抑藉以教世也與攬者其亦知觀感也矣參議公令嘗熟謙益以博士弟子受知于公故不辭而叙其譜其于公之善政令聞略而不書懼謏聞也且以有待也宋史宗室傳及世系表皆載魏王子十人第四子爲德雍與譜脗合而馬端臨通考不列德雍之名又載魏王第四子德彝此則馬氏之誤未可信通考而疑史也因叙斯譜而并及之

### 雙鳳顧氏族譜序

太倉顧生天叙以其譜來請曰顧之先譜凡再修曰睿者修於永樂序之者翰林待詔河南李

公幹也曰有終者修於正統序之者禮部侍郎  
羊城陳公璉翰林修撰嘗熟張公洪也天叙之  
先人念族大而譜佚手自蒐輯將踵門乞文於  
下執事而一旦溘先朝露惟先人之有墜言也  
敢再拜泣血以請余攷其譜以晉尚書右丞悅  
之字君叙爲始祖悅之二子曰愷之覲之愷之  
居晉陵無錫覲之仕晉後爲北海益州尹卒官  
遂家焉覲之二十四世曰鎡曰鈞曰鎰宋初鎡  
徙汴鈞鎰徙吳鈞生守禮守禮生建安昕建安  
生珣珣生伯理徙嘗熟東南之河舍昕生珍珍

生臨卽譜所載熙寧三年嗣孫臨題識者也伯  
理六世曰子安元末徙居雙鳳里今割隸太倉  
此顧氏世系遷徙之大略也考之於史悅之止  
愷之一子愷之傳亦然覲之仕宋歷任太守刺  
史未嘗尹北海父黃老司徒左西掾於悅之迥  
不相及也北海在青州安得云北海益州晉職  
官郡置太守京師所在則曰尹益州安得稱尹  
也譜序他無所援据咸取徵於臨之題識臨會  
稽人東坡詩所稱顧子敦也何其言踳駁不倫  
一至於此譜稱永樂初不戒於火睿之妻陳負

譜圖以出而其他盡燬則其放失漫漶無足怪也顧居雙鳳稱甲乙族登鄉榜者二人舉進士者二人譜久闕佚不修而天叙父子孳孳講求殆有合於古者尊祖敬宗收族之義君子重有取焉譜猶史也信傳信疑傳疑者丘蓋不言而已矣修撰宿儒也博於譜牒之學序吳中世譜多至百餘家待詔字貞臣仕元爲戶部侍郎佐擴廓帖木兒軍被俘入官仕至待詔致事老死於吳序題永樂二年年八十有六卽其卒之歲也修撰序稱引待詔之言而又云余不知其

人聞有李待詔者吏部尚書張統之父執意其人也待詔爲張公父執信然然修撰與待詔並時後先官翰林而不能知其本末文獻之足徵豈不難哉余故并著之以示讀斯譜者

### 宋文憲公護法錄序

謙益恭讀 高皇帝御製文集稽首颺言曰天命我祖統合三教大哉蔑以加矣已讀故翰林學士承旨文憲宋公集則又嘆曰嗟乎夫憲章 聖祖者舍文憲何適矣 聖祖稱佛氏之教幽贊王綱開國以來凡所以裁成輔相設教

佑神靡不原本一大事因緣而文憲則見而知之爲能識其大者廣薦之記楞伽金剛之叙通幽明顯權實大聖人之作用存焉傳有之金鐸振武木鐸振文文憲其高皇帝之木鐸與繇文憲以闕聖祖之文其猶易之有翼春秋之有傳也與聖人之言天也算以周髀測以土圭而天體見焉于以憲章聖祖蓋思過半矣聖祖現身皇覺乘願輪以御天文憲應運而起典司禁林輔皇猷而宣佛教前代以翰林學士爲內相文憲之於高皇帝有相道焉雲從龍

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文憲以大儒應聘君臣之際史官頌之至今抑豈知其夙受付囑開華嚴法界于閻浮提其爲雲龍風虎又有大焉者乎姚恭靖之于成祖闕現稍異要皆後天奉時佐二祖以章明佛乘日月未改聖謨洋洋而儒生掩耳如塵沙劫事豈不諄哉或謂文憲故服習程朱程朱辭闕佛氏凜于戎索何可越也於戲聖祖不云乎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夫道譬之則日也聖祖出而日中天矣程朱見日于牖隙文憲見日于扶桑其廣狹至

不同量也。生盛明之世而墨守程朱終不能仰青天而覩白日悲夫。文憲集無慮數十本，余搜次其關於佛事者，合諸雲栖所輯而僭爲之叙，以諗于世之憲章者。文憲三閱大藏入海算沙，有如指掌在儒門中，當爲多聞總持，至其悟因證地著見于文字中，必有能勘辨之者，固非學人所可得而評騭者也。萬曆丙辰冬十有一月朔，翰林院編修虞山錢謙益謹序。

陽明近溪語要序

自有宋之儒者，高樹壇宇，擊排佛學，而李屏山之徒力相掌柱，耶律湛然張大其說，以謂可箴江左書生膏肓之病。而中原學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以發藥。於是聰明才辯之士，往往游意於別傳，而所謂儒門澹泊收拾不住者，卽於吾儒見之矣。吾嘗讀柳子厚之書，其稱浮圖之說，推離還源，合於生而靜者，以爲不肯於孔子，其稱大鑒之道，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者，以爲不肯於孟子。然後恍然有得於儒釋門庭之外，涉獵先儒之書，而夷考其行事，其持身之嚴，任道之篤，以毗尼按之，殆亦儒門之律師也。

周元公朱文公皆扣擊於禪人而有悟焉朱子  
齋居之詩曰了此無爲法身心同晏如彼其所  
得固已超然於語言文字亦豈落宗門之後五  
花開後狂禪瀾倒塌末流之塵跡修儒行爲箴  
砭闕現之間亦有時節因緣在焉其微權固未  
可以語人也本朝之談學者新會之主靜河津  
之藏密固已別具手眼至於陽明近溪曠世而  
作剖性命之微言發儒先之祕密如泉之涌地  
如風之襲物開遮縱奪無施不可人至是而始  
信儒者之所藏固如是其富有日新迨兩公而

始啓其扃鑄數其珍寶耳李習之年廿有九叅  
藥山退而著復性書或疑其以儒而盜佛是所  
謂疑東隣之井盜西隣之水者乎疑陽明近溪  
之盜佛也亦若是已矣滇南陶仲璞撮兩家語  
錄之精要者刻而傳之而使余叙其首余爲之  
序曰此非兩家之書而儒釋叅同之書可以止  
屏山之諍而息湛然之譏者也若夫以佛合孔  
以禪合孟則非余之言而柳子之言也崇禎壬  
午涂月虞山錢謙益叙

華嚴懺法序

華嚴之爲經王也夫人而知之矣肇于晉廣于唐于是有實义難陀之譯有清涼國師之疏鈔有李長者之合論有杜順和尚之法界觀千年以來薄海內外頂禮而捧誦者無慮萬億不可說轉而華嚴懺獨後出其製之者曰唐一行其藏之者曰雞足山其尊信而流通之者今麗江郡世守木君也難者曰懺之爲言悔也悔者五十一心數中之一法耳華嚴經者稱性而談該心之變而道之者也有經可以無懺有經而必有懺則何異儒家之以五緯配五經乎一疑也

一行之學精于天官曆數其所述作載在唐書甚詳不聞其留意于教典也設留意于教典以彼其精思神解豈無奇文真義可以垂世立教而屑屑于稱名號勤禮拜之爲務乎二疑也古之藏書名山者皆慮譏切言時危言賈禍故俟易世之後方敢宣傳今製懺禮佛何嫌何忌而暫加韜晦且一行生于初唐卒于開元爾時六詔不賓雞足越在化外其振錫也何自其繙經也何因紙帛之力不能千年劫火滄桑何以完好如故三疑也解之者曰子之所疑皆世間法

耳非所論于出世法也華嚴之義帝網重重須  
彌芥子互相容納安在經之可以該懺而懺之  
不可以該經乎恒人之學可以詳略精麤論也  
若一行者天台祝流水西行維下識聖人復出  
逆流現身博綜象數豈非華嚴十地中人其難  
以凡心測量明矣豈其詳于星曆而略于宗教  
從口所出卽爲真詮安在經論之精而懺文之  
鹿麤乎佛法從因緣生興廢顯晦皆有時節懺之  
製于一行而傳付于普瑞成于唐而出于明撰  
于龍首而藏于雞足閱于葉榆崇聖而顯于木

君皆有數存乎其間無可疑者此而可疑則華  
嚴之出于龍宮傳于于闐亦可疑矣地越蘭滄  
星分鉞燿藏弃于深山古寺固已深于禹穴而  
神于唐多矣聖典所在諸天護持不離紙帛可  
使堅如金石又何散佚腐敗之足虞乎 聖天  
子聖輪御世崇信大乘方以華嚴法界含攝羣  
生而木君表章懺法實維其時時節因緣如寶  
羅網交光攝入惟天眼佛眼爲能知之木君世  
篤忠貞保釐南服濟世潤生一本華嚴行門先  
刻是經演疏鈔翻印三藏總持宣布浩如煙海



今復流通懺文與疏鈔合論竝傳震旦佛法付  
囑國王大臣豈不信哉是經不可思議懺亦不  
可思議木君之尊信流通其因果亦不可思議  
聚沙居士見作隨喜遂盥手援筆而爲之序

蕭伯玉起信論解序

泰和蕭伯玉精研性相之宗叅訪尊宿繙閱大  
藏極心研慮俯仰叩擊者數年而起信論解始  
出蓋自賢首圭峰以來解斯論者科節繁多疏  
記錯互使學之者窮老盡氣汨沒於文句之中  
莫能得其要領伯玉之爲是解也剖性相之藩

籬攝宗教之精髓疏通證明汨濫於莊列關尹  
之書開遮竝用縱奪雙顯昔人有言非郭象注  
莊子乃莊子注郭象也伯玉之注起信亦如是  
而已雖然余竊有戲論爲學人告焉當東事之  
殷也有申甫者以談兵見余于長安余笑曰未  
也甫歸嵩陽山中掘地窖出其師所傳石匣兵  
圖以示余余又笑曰未也甫不懌而去又數年  
甫以談相宗聞於長安伯玉往扣之余問伯玉  
云何伯玉亦笑曰未也無幾何甫以兵死嗟乎  
甫之兵圖其所授於師者未必非也而已足以

死矣吾不知所授於論師者何也令後之學斯  
論者不具伯王之深心不知其所爲開遮縱奪  
者而率其顛預籠統之見師心信口影宗掠教  
以爲性相之學如是輟老僧之足而血童子之  
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世之學人無以伯王  
斯論爲申甫之兵圖庶幾不爲明眼人所笑耳

心城先生全集序

今天子在宥化成崇信佛乘在御極後之十餘  
年而吾友劉心城先生棄家入道以宰官現此  
丘身在七年之甲戌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我  
皇上之崇佛所謂先天弗違而心城之現身其  
亦有開必先者與我 二祖乘金輪以開天則  
宋文憲姚恭靖應運而佐命我 皇上御寶筏  
以度世則心城逗機而顯神有君有臣或主或  
伴華嚴世界重叠涌現於閻浮提中良非偶然  
者於是心城之千古洵會粹其世諦文字自入  
官至於入道年經時緯都爲一集而請余序其  
首心城爲台宗之世適爲卽中之上首弟子其  
所演說皆因緣生法空假中之義諦高者入青

天深者入黃泉而余何足以知之余所知者心  
城而已當心城守黔時以孤城捍強寇能使數  
百萬衆骸骨撐柱死守經年視人世閒死生利  
害如毫毛耳一旦慕卽中之道長於其師二十  
有一年側行捧手稽首稱弟子其學道之專誠  
如此人謂心城橫身誓死致命於危城尚易而  
委體布髮折節於本師尤難昔人有言出家乃  
大丈夫之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如心城之爲豈  
復知將相之足慕而以出家驕之者乎讀心城  
之書者一以爲當機之痛棒一以爲釁鼓之毒

藥其悲愍勸厲如諸天鍾鼓聲其勇猛奮迅如  
師子無畏音因是而知其所以不屑爲將相者  
因是而求其所以鍵鑰於台宗扣擊於本師者  
無徒揆撫於語言文字而爲守株刻舟之徒則  
可也嗟夫世之魔民盲子拾儒先之唾餘辭而  
闢佛者不少矣孔子師老聃孟子闢楊墨不闢  
老莊則孔孟之於佛可知也佛氏之道幽贊王  
綱 聖祖固著爲典訓矣我 皇上之崇佛所  
以祖述 聖祖而臣下之不敢謗佛者所以憲  
章 聖主也反孔孟背典訓蔑 聖謨非聖無

法先王所必誅不以聽而世或懵不知戒惟魔  
民盲子之是師心城不以此時發慈悲心見廣  
長舌相撈籠而拔濟之長夜之不但也豈非先  
知先覺者之責乎願心城毋疲於津梁余雖禱  
昧請執簡而陪其後焉癸未仲春日序

汶齋初學集卷第二十八

